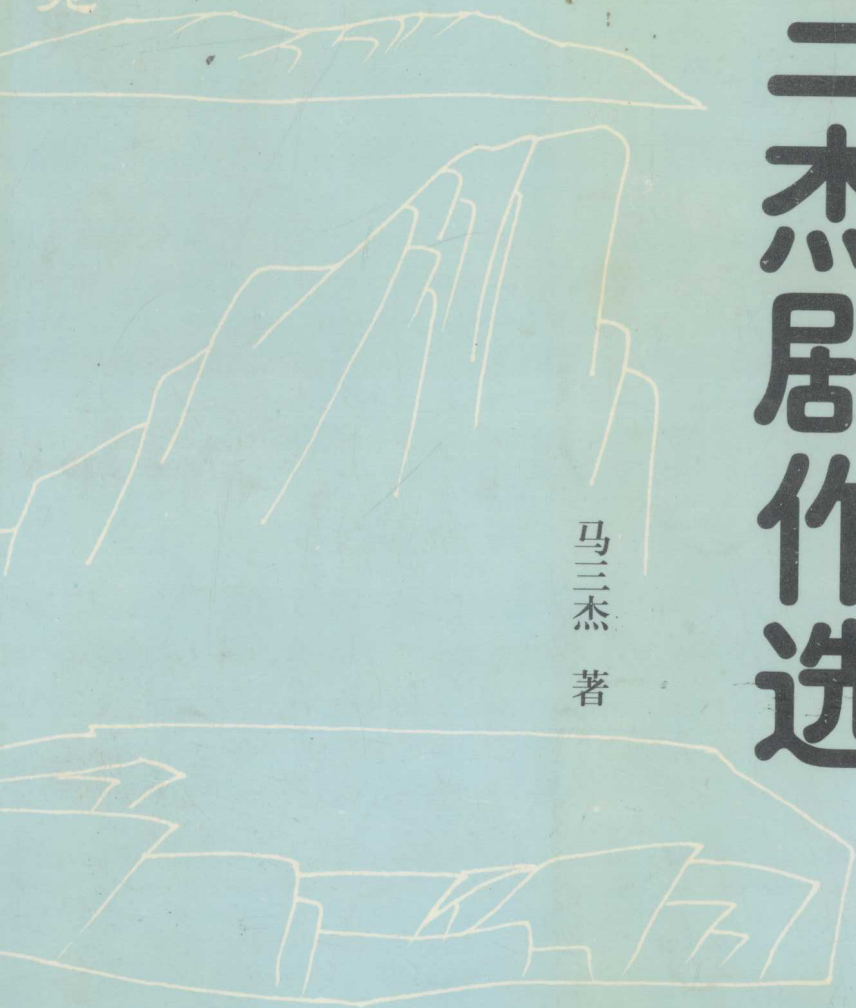


马三杰剧作选

马三杰 著

燕东文苑



马三杰剧作选

马三杰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1995年12月

辽新登字 3 号

马三杰剧作选（燕东文苑）

著 作 者：马三杰
责任编辑：马兆政
责任校对：司马侯
封面设计：马 壮

出版者：春风文艺出版社
电 话：110001
地 址：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电 话：3864927

印刷者：本溪市政府机关印刷厂
地 址：本溪市人民路 18—3 号

发行者：春风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地 址：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字 数：11 万字
开 本：32 开
印 张：7 印张
印 数：1—1000
版 次：1995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第 1 次

ISBN 7-5313-1569-6/I·1378
本册定价：6.40 元 总定价：33.20 元

写在前面

这本剧作选是在友人相助、同行们鼓励下出版的，意指我干了大半辈子戏剧创作，选几部戏出个集子，给将要离岗划个句号。其实我心里明白，创作是不受离退休限制的，既然大家好意相逼，我便从近十余年戏剧作品中选出大戏两部、独幕戏两部、电视剧两部集成此书以谢八方。

我从事戏剧创作如同我人生一样，具有戏剧性。共和国刚诞生不久，正读小学的我，就在乡村女教师的指导下，排练、演出过《血泪仇》和《刘胡兰》等戏。到了中学时期，又写又演，更是酷爱戏剧，有时宁肯放下功课也要钻戏院子。戏剧给了我零散但却极丰富的历史知识和生活知识。当在戏院里看到观众跟着舞台人物喜怒哀乐时，便极佩服剧作家们，由于和戏剧的不解之缘，我便暗下志愿：将来成为一个写戏人。五十年代末，我进入了北京师院中文系，心想，这下可以逐步实现写戏的夙愿了，谁知好景不长，因为两句话被逐出校门，背着装有右派言论的档案，一头扎进工厂，在炼钢炉前，汽锤旁，热处理的水油中一干就是十八年。理想成了泡影，志愿化为灰烟。但是，十八

年劳动之余我忘记苦读，不断用自修来弥补自己未完成的教育；十八年没有放下手中的笔，记下劳动者的苦辣酸甜。十八年间当了近十年的业余演出队长，演出队便是我创作作品的实验场。

七十年代末一个偶然时机，我进了文艺圈。压力大了，劲头也跟着大，成果也随着显著。特别在中戏进修时，投师祝肇年、廖可总、谭沛生等老师门下，如鱼得水。师父领进门，修练在个人。又十八年来，我驰骋想象，努力把生活的真实化为艺术的真实；我刻求人生，努力把外显性事件化为内在情的艺术真实；我把握生活底蕴，努力把抽象的哲理化为形象性的艺术真实。

当前，历史处于转型期，戏剧不景气是暂时的，我觉得，不论是岁月流失、人世变迁，还是生命沉浮、灵魂轮回，总之，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时代需要戏剧。因此，当忍清贫，耐寂寞，固守这一方阵地。我为戏剧奋斗，不一定能达到目的，但是，有意义的是达到目的之前的奋斗。

感谢春风文艺出版社的领导及专家们，感谢主编、编辑们，更要感谢在出书难的情况下给予我鼎力支持与帮助的亲友们。

1995年10月1日于本溪永新书屋

目 录

斑竹泪（八场话剧）	4
天女木兰魂（五场评剧）	98
马路深情（独幕话剧）	127
民警的未婚妻（独幕话剧）	133
梨花沟有座孤坟（两集电视剧）	147
蓝 盔（两集电视剧）	171



人 物 表

- 贺欣茹** 闽南沿海某市华侨中学教师。
- 童士雄** 贺欣茹的丈夫。国民党海军军校教官。
- 大海** 贺欣茹的儿子。台湾美孚石油跨国分公司《三环号》油轮大副。
- 望海** 贺欣茹的女儿。中学生，后为美术学院教师。
- 陈阿婆** 台湾籍人。闽南沿海某市郊广明庵居士，后为渔民。
- 阿香** 陈阿婆的女儿。台湾某城市鹭鹭舞厅的歌女，后为大海妻。
- 路大姐** 解放军某部指导员。后为华侨中学校长，市教育局长。
- 莱诺斯** 美国人。美孚石油跨国分公司经理，童士雄留美时的同学。
- 阿公** 台湾人。童士雄的老仆人。
- 三姨太** 国民党国防二厅要员——老秃鹰的姨太太。
- 兰西** 老秃鹰的干儿子。国民党国防二厅特工队队员，后

晋升为处长。

尤而训 国民党国防二厅官员。童士雄的同学。

皮子根 国民党兵痞。后为华侨中学总务。

老 板 台湾某城市鹭鹭舞厅的老板。

丽 丽 少先队员。

胖 敦 少先队员。

其 他 解放军战士、少先队员、红卫兵、国民党宪兵、“保防细胞”等。

第一场

〔一九四九年仲秋节。闽南沿海某市郊广明庵院内。

〔黄昏。乌云不时遮住圆月。

〔庵院红门朱墙。墙外长有棕榈、木瓜、竹等。庵门紧闭，另侧是正殿一角。院中临时放着“圆月”的竹桌、椅。桌上摆着陶制小塔、食品。两个“仲秋”圆字插在竹签上。一簇香，青烟缭绕。

〔幕启：海涛夹着远处隆隆炮声。贺欣茹在院内焦急地开门张望，传来噪杂声。她惊恐地关门，伤心，拭泪。陈阿婆推门急上。反手紧关门。依门擦汗，惶恐气喘……

贺欣茹 阿姐，你？

陈阿婆 （慌张地）外面乱哄哄的，大兵都败下来了，都往码头涌……搜索队在到处抓人……（惊恐）

贺欣茹 怎么啦？

陈阿婆 （掩面）太惨了。

贺欣茹 出了什么事？

陈阿婆 刚才我亲眼看到他们在枪毙人。

贺欣茹 (惊) 什么人？

陈阿婆 不肯走的逃兵。

〔近处传来枪声，近处噪杂声。

陈阿婆 (焦急地) 士雄不是说今天回来吗？

贺欣茹 可现在连个影子都不见哪！

〔远处喊：“站住！站住！”

〔全副武装的搜索队，气势汹汹破门而入。

〔贺欣茹、陈阿婆惊。

一军官 不许动！

贺欣茹 你们干什么？

一军官 搜索逃兵。

陈阿婆 老总，这是尼姑庵……

一军官 什么他妈的居姑庵土姑庵的，给我搜！

〔士兵搜查。

一士兵 报告，这里没有人。

一军官 走！（率搜索队员急下）

陈阿婆 (关门。气愤地) 呸！土匪！

贺欣茹 什么世道啊？阿姐，船票取来啦？

陈阿婆 取来了。阿毫哥昨天才买到的，是今晚十点钟开船。

贺欣茹 今晚就走？要走走不了，这说走又走的这么急……

陈阿婆 真的要走了，我这心里真不知是什么滋味呀！当年士雄救了我，你们夫妻待我象亲姐妹，又省吃

俭用为我买了这张船票，要不是台湾有我那苦命的阿香，怎么也舍不得离开你们哪。

〔远处炮声、枪声。贺欣茹推门张望。〕

〔陈阿婆从宽衣袖中取出两块竹制灵板在桌上掷了三次。〕

陈阿婆（欢喜地）欣茹，你来看，我给士雄问卜，是个上上签。大吉大利，士雄他准回来。

贺欣茹 菩萨要真有灵就好了。

〔陈阿婆从桌上捡起一红绒花篋戴在贺欣茹头上。〕

陈阿婆（关切地）都这副身孕了，千万别再着急上火了。士雄不是捎信说今年仲秋节一定回来吗，会回来的。

贺欣茹 但愿如此。阿姐，你快要上路了，我去给你准备准备。

陈阿婆 欣茹，你快歇着吧。

贺欣茹 没什么。（进屋内）

〔陈阿婆对香炉合掌祷告。〕

陈阿婆 菩萨，保佑我的恩人回来吧。

〔皮子根身着国民党海军士兵服装，满身硝烟，烧痕，惶恐地从门缝中挤了进来。〕

陈阿婆（突然地）谁？

皮子根（气喘）过路的……

陈阿婆（惊）啊！？是你……（急欲躲下）

皮子根（意外地）这不是陈阿妹吗。（乞求地）好阿妹，救救我，快让我在这里躲一躲。

陈阿婆 不！不！

皮子根 求您行个方便，要不然没等共军来，搜索队就会把我这个脑袋给搬家啦。

陈阿婆 （气怒）你…你快走！

皮子根 （央求地）过去千错万错是我一时混蛋，出家人以慈悲为本，不能见死不救啊！来世就是变牛做马也忘不了您的大恩大德。

陈阿婆 （气极，害怕地向厢房里喊）欣茹……

〔贺欣茹从厢房急出。〕

贺欣茹 皮子根！？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皮子根 兵慌马乱的，还谈什么方便不方便。

〔皮子根欲进厢房，贺欣茹阻拦。〕

贺欣茹 （厉声地）站住，你这样无理，别说士雄回来对你不客气。

皮子根 （怒）士雄？（恶狠狠地）哼！童太太，你那位潜艇专家回不来啦。

贺欣茹 （惊愕）他……他怎么样？

皮子根 国防部潜艇研究所已经是一片火海。（幸灾乐祸地）你丈夫被火神爷送上西天喽！

贺欣茹 啊？！（悲痛欲绝。陈阿婆急扶）

〔皮子根见此情景，开门欲溜，远处发现了什么，急关门，跳墙逃跑。〕

贺欣茹 （仰天长叹）士雄，你真的去了吗？天哪！就这样扔下我们母子可怎么办哪？……（痛哭）

〔贺欣茹慢慢摘下头上的红绒花篦。〕

〔陈阿婆伤心、同情地将船票扔在桌上。

贺欣茹 阿姐，你还是走吧。

陈阿婆 欣茹，这个时候我怎么能忍心离开你呀。（扑向欣茹，姐妹抱头痛哭）

〔门突然大开。童士雄身着国民党海军尉官服装，满身烧痕，出现在门口。

童士雄 （激动地）欣茹。

贺欣茹 （惊）你是？……

陈阿婆 （惊喜地）是士雄。

贺欣茹 你还活着？

童士雄 活着。

贺欣茹 士雄……

〔夫妻拥抱。

〔陈阿婆欢喜地祷告，出门观望。下。

贺欣茹 士雄，我以为真的见不着你了呢。

童士雄 好险哪，多亏我在地下室，才幸免一死，爬出了火海，一口气跑了回来。

贺欣茹 谢天谢地，总算把你盼回来了。（掸着童士雄身上的灰尘）

童士雄 孩子哪？

贺欣茹 大海上个月让黄将军派副官给接去了，说两位老人又想了，非要接去住些日子不可。

童士雄 也好，这倒给你减轻了些负担。

〔陈阿婆上。

陈阿婆 外面好象安静了些。

贺欣茹 但愿过个安稳日子。士雄，这次回来就不走了吧？

童士雄 不走了。

〔陈阿婆高兴地进厢房。

童士雄 哦，欣茹。路大姐又给我来了封信（掏信）

贺欣茹 就是当解放军的路明华？

童士雄 是她。（递信给贺欣茹）

贺欣茹 （接信。读）士雄：全国即将解放，共产党欢迎一切爱国志士参加新中国建设。士雄，我们是老同学，对于你的为人，我们十分清楚，望你能在关键时刻作出正确的选择。（希望地看着童士雄）士雄，这？……

童士雄 不走了。（气愤地）哼！这帮官僚政客，乘战乱之机发横财，值钱的都装进了他们的私囊，拿不走的珍贵仪器也被他们一把火烧成了灰烬。（伤感地）唉！拜错了庙，我是念不出真经的。当初为了抗日，我毅然投笔从戎。报考军校，又赴美留学。回国后，一心想把学到的知识用于国家，可是这两年，我算看透了，国民党实在太腐败。（摘下军帽，脱下军衣）这个兵我是当到头了。（摔衣帽）欣茹，咱们一起回老家去。

贺欣茹 （欢喜地）这就好了，再不为你提着心过日子啦。

〔陈阿婆端福建老酒从厢房出。

陈阿婆 （示意贺欣茹给童士雄敬酒）欣茹。

贺欣茹 士雄，你与腐败决裂，我敬你一杯家乡酒。

童士雄 真为难你们，这个时候还买到了我最爱喝的福建

老酒。(一饮而尽)哈哈……

陈阿婆 别看外面没动静了，还要特别当心，赶快换件衣服吧。

贺欣茹 好。(拿起童士雄的军衣进厢房)

〔童士雄欲随下。陈阿婆拾起船票。

陈阿婆 士雄，你回来，我可要走了。

童士雄 (不解地)噢?!

陈阿婆 (示船票)……

童士雄 (高兴地)哎呀!船票等到了，太好啦。

〔贺欣茹手拿长衫从厢房出。

贺欣茹 可阿姐这一走，又不知什么时候再相见哪。

童士雄 等战事平息了，阿姐带着阿香到大陆来玩嘛。我们也可以去台湾探望阿姐呀。我要遨游阿里山谷的云海，踏歌日月潭畔的清幽。啊?

陈阿婆 欢迎啊欢迎。到那个时候，我领着阿香去接你们，端上我自己打的金枪鱼、鲢子鲷招待你们啊。

贺欣茹 还要听阿香唱你教的歌哪!

童士雄 是啊。(催促地)时间不多了，快帮阿姐收拾收拾。

陈阿婆 (阻止)没什么好收拾的，快换衣服吧。(进厢房)

〔贺欣茹为童士雄穿长衫。触到童士雄胸前的项链。

贺欣茹 项链!照片还在吗?

童士雄 (摘下项链)在，在。

贺欣茹 (看项链，欣慰地)你还保存的完好无缺。

童士雄 结婚六年来，它一直贴在我的胸口，看到它，就如同你在我的身边。

贺欣茹（感慨地）几年来，南国硝烟，人各东西。本来是甜蜜、幸福的爱情，可它带给我的却是孤独和悲伤。年年仲秋是月圆人不圆，今年仲秋月圆人也回来了，可是……

童士雄（安慰地）今后我们再不分开了。死，死在一起；活，活在一起。

贺欣茹（激动地）士雄！（依在童士雄怀里）

〔厢房内传出陈阿婆的歌声。

〔台湾民歌《思想起》：

思啊想起呀，

冬天过了是春天，

百花含蕊要当开。

喂……

阿娘生做真正美哟，

想来无机会诶呀，

紧相随。

……

〔童士雄，贺欣茹倾听。歌声中。

童士雄 多么动听的歌儿呀！

贺欣茹 每当阿姐想起她的女儿，就要唱起这首歌。

〔外面突然又起枪声。汽车急驰而过。歌止。陈阿婆挎包袱急从厢房出。童士雄机警地扒门窥视。

童士雄 过去了，阿姐，上路赶早不赶晚。我送阿姐一程。